

A
Beirut Heart

我不允许自己 难过太久

[美] 凯茜·苏丹 著
刘国枝 李静娴 译

一个女人，
用“假装镇定”，
使全家安然度过战乱之慌

荣获美国年度自传最佳图书奖
荣获美国年度最畅销图书奖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A
Beirut Heart

我不允许自己 难过太久

[美] 凯茜·苏丹 著
刘国枝 李静娴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不允许自己难过太久 / (美) 苏丹著 ; 刘国枝, 李静娴译.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3.7

书名原文 : A Beirut Heart

ISBN 978-7-5086-4053-2

I. 我… II. ①苏… ②刘… ③李… III. 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116288 号

A BEIRUT HEART: ONE WOMAN'S WAR @ 2005 Cathy Sultan.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CARLETTA PRESS, 10 South 5th Street, #1105, Minneapolis, MN 55402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我不允许自己难过太久

著 者 : [美] 凯茜 · 苏丹

译 者 : 刘国枝 李静娴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9.25

字 数 : 195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2-6238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4053-2 / I · 390

定 价 : 32.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致中国读者

年轻的时候，我梦想着去异国他乡生活。1969年，我与我的黎巴嫩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离开美国，到达黎巴嫩的贝鲁特，从而实现了这个梦想。我很快就爱上了那个新的国家及其语言和文化。1975年，内战爆发时，我不愿被赶出家园，不愿失去人性。

由于内战及其对我家人所造成的巨大影响，1984年，我们不得不返回美国。我现在经常回黎巴嫩探亲访友。我非常幸运。我享有两种生活，因为我行走在两种文化之中。这是上天对我的巨大恩赐。我的生活拥有不同的语言、广泛的友谊和丰富的阅历。

能够得到这个机会与你们——我的中国读者——分享我的故事，而且是用你们自己的语言，我深感荣幸。我的中国之行也将让我有机会了解另一种文化，进一步丰富我的生活。

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凯茜·苏丹

2013年6月10日

黎巴嫩大事年表

公元前 3000 年——在有记载的历史上，我们今天所说的黎巴嫩最早是一系列海滨城市和为森林所覆盖的内陆，居住着迦南人，即希腊人称之为腓尼基人的一个闪米特民族。每个海滨城市都是一个独立王国：提尔和西顿是海运和贸易中心；比布鲁斯和贝鲁特斯（即贝鲁特）则是贸易和宗教中心，在不同时期，这里曾先后被希腊人、埃及人、希泰人、亚述人和波斯人所统治。在战后的贝鲁特废墟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他们认为始于 8000 年前的古腓尼基人的遗址。

公元前 332 年——亚历山大大帝占领提尔。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将领们为争夺腓尼基（今天的黎巴嫩）而混战了两个多世纪。

公元前 64 年——罗马将黎巴嫩并入其帝国。奥古斯都大帝承认贝鲁特斯的殖民地位，该城成为罗马法的一所著名外省学院，直到 6 世纪中期毁于一连串的自然灾害。

公元 634~1258 年——20 世纪黎巴嫩宗教冲突和内战的种子在

中世纪就已播下。基督教于 4 世纪传到这里，当时黎巴嫩为东罗马帝国拜占庭所统治。伊斯兰教创建于公元 634 年，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哈里发^①艾卜·巴克尔将伊斯兰教传入黎巴嫩。其间伊斯兰教分裂为什叶派和逊尼派。1021 年前后，德鲁兹派在黎巴嫩定居。该国先后为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统治，直到马穆鲁克人于公元 1187 年最后掌权。在穆斯林统治下，黎巴嫩迅速发展成为航运中心和玻璃、纺织品及陶器产地，还是著名的文化中心。

1512~1840 年——奥斯曼帝国兴起，并于 1516~1517 年打败马穆鲁克人后，将黎巴嫩纳为自己的属地。奥斯曼人让曼家族——定居在黎巴嫩山区的德鲁兹派的一个当地望族——行使管理权，直到其领导人法赫鲁丁发起独立运动而被奥斯曼人处死。接替他的贝希尔·谢哈布增加税赋，强征兵役，引起基督教派和德鲁兹派的反抗。

1840~1860 年——奥斯曼人和英国人将贝希尔·谢哈布流放。为了遏制独立思潮，奥斯曼人在基督教派和德鲁兹派之间挑拨离间。1860 年，德鲁兹派屠杀了一万二千名马龙派基督徒。由于奥斯曼人未能阻止流血事件，法国政府为马龙派出兵干涉。

1914~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联手德、奥、匈武装，与英、法、俄，以及后来还有美国所组成的同盟国武装抗衡。随着大战结束，奥斯曼帝国瓦解。

1916 年——由英、法、俄签署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对奥斯曼帝国进行瓜分，英国控制了巴勒斯坦，而今天为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地区则落入法国手中。

① 哈里发 (Khalifah)，伊斯兰教教职的称谓。——编者注

1920 年——法国宣布将黎巴嫩山与贝鲁特、的黎波里、西顿、提尔、阿卡以及贝卡谷地等地区连为一体，成立大黎巴嫩国。

1941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自由法国”武装入侵黎巴嫩，从维希法国军队手中夺取贝鲁特。

1943 年——黎巴嫩摆脱法国获得正式独立，最后一批法国军队于 1946 年撤出。

1948 年——以色列国建立。随后，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难民们纷纷涌入黎巴嫩和约旦。

1958 年——穆斯林响应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泛阿拉伯运动，第一次黎巴嫩内战由此爆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派出一万五千名海军陆战队员到达贝鲁特，以稳定局势。

1964 年——各阿拉伯国家首脑在开罗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

1969 年——亚西尔·阿拉法特当选为巴解主席。

1970 年——巴解游击队被赶出约旦。他们将司令部设在贝鲁特，从黎巴嫩南部对以色列不断发动攻击。由于以色列军队与巴解武装频繁冲突，黎巴嫩——尤其是贝鲁特，因为巴解组织将基地设在贝鲁特难民营——陷入动荡之中。

1975 年——在巴勒斯坦问题日益凸显的同时，穆斯林认为国内政治权力和社会福利分配不均并因此感到不满，从而加剧了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分歧。

1975 年——教堂枪击事件发生后，一辆载有巴勒斯坦人的公共汽车遭到基督教派武装的袭击。这两起事件被视为引发内战的导火线。巴勒斯坦武装与左翼穆斯林联手，战火在贝鲁特蔓延开来。

1976 年——内战升级。基督教派对卡伦迪纳和特勒扎塔尔的巴勒斯坦居民大肆屠杀，巴勒斯坦人则对达穆尔的基督教徒以牙还牙。应基督教派请求，叙利亚军队进驻黎巴嫩。

1978 年——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南部。联合国部队（即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被派往黎巴嫩南部巡逻。以色列在占领区成立亲以黎巴嫩民兵组织（南黎巴嫩军）。叙利亚军队对贝鲁特的基督教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1980~1981 年——以色列及以色列所支持的基督教民兵组织在贝卡谷地、桑宁山和贝鲁特抗击叙利亚军队的战事升级。

1982 年——阿里埃勒·沙龙领导的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占领贝鲁特，包围并密集轰炸该城七十二天。基督教长枪党领导人贝希尔·杰马耶勒在当选为黎巴嫩总统后遇害。基督教长枪党民兵在贝鲁特的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杀死几千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士兵则向难民营投放照明弹。法国和意大利军队抵达贝鲁特，加入多国维和部队。

1982 年——巴解组织被赶出黎巴嫩，阿拉法特在突尼斯设立司令部。

1983 年——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被伊斯兰圣战组织的自杀式炸弹炸毁。美法两国军事司令部被伊斯兰圣战组织的自杀式炸弹夷为平地，三百多名军人丧生。

1984 年——贝鲁特西区的什叶派穆斯林和德鲁兹教派向黎巴嫩政府军发起攻击，导致黎巴嫩政府军瓦解，随后多国部队撤出贝鲁特。

1984~1987 年——贝鲁特发生西方人遭绑架事件，其中包括最

终被折磨致死的中情局驻该地情报站负责人威廉·巴克利。绑架事件继续发生，包括美联社记者特里·安德森。坎特伯雷大主教特使特里·韦特在寻求解救美国人质时在贝鲁特西区失踪。什叶派与德鲁兹派的民兵战使叙利亚军队重新开进贝鲁特。巴勒斯坦营地再度遭到围攻，叙利亚军队在贝鲁特驻扎下来。

1988年——黎巴嫩议会选举新总统失败；对立两派的总理在贝鲁特东西两区各自为政。

1989年——基督教派黎巴嫩总理米歇尔·奥恩将军对在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军队宣战。贝鲁特东区遭到叙利亚军队和黎巴嫩民兵联盟围攻。奥恩弃战，躲进法国大使馆，后来乘飞机飞往法国，其余部上千人则遭到杀害。

1991年——黎巴嫩各派领导人通过民族和解宪章，即《塔伊夫协定》。

1991年——特里·韦特在被关押一千七百六十三天后获释，他的头四年是在单独监禁中度过。

2000年——在长达二十二年的占领后，主要由于真主党对其发动的游击战，以色列从黎巴嫩大部分地区撤军，

2005年——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遭暗杀身亡。该事件引发黎巴嫩“雪松革命”，继而使叙利亚在长达二十九年的占领后撤军。联合国真相考察团到达黎巴嫩，对哈里里遇害事件进行调查。9月初，四位将军——均为黎巴嫩情报机构领导人——因与暗杀事件有牵连而被捕。议会选举举行，结果还是原来那批实权派领导人重新上台。

圣乔治湾

海港

卡伦迪纳

艾因姆赫斯

哈姆拉

姆塞特贝

贝鲁特
西区

马兹拉

阿什拉菲耶

贝鲁特
东区

通往朱尼耶、
科奈
谢霍恩

布赫吉巴哈吉奈

斯恩菲勒

特勒扎塔尔

巴达罗

特尤奈

撒布拉-
夏蒂拉巴勒
斯坦难民营

富恩尼谢巴克

艾因拉马奈

比尔哈桑

巴勒斯坦
营地

乌扎伊

布赫吉巴哈吉奈

叙利亚检查站

贝鲁特国际机场

哈兹米耶

通往雅穆尔、
贝卡
和大马士革

巴布达

贝鲁特

km 1 2

通往哈
勒德、
西顿和
提尔



安德蕾的家



公婆的家



雅克的家



医院



凯茜和米歇尔的家



拿撒勒圣母学校

绿色分界线

序 言

围裙上的弹孔

叙利亚军队轰炸我们社区已经三天了。

轰炸停息后，我们返回公寓，发现窗玻璃像以往一样变得粉碎。我准备清扫碎玻璃，因此走进厨房去拿围裙和扫帚。我的紫红色长围裙衬有一层塑料布，挂在厨房门背后的挂钩上。我伸手去取时，注意到围裙的正中间有个洞眼。我将手指穿过洞眼，捅进橡木门上打烂的木屑里。一旁的地板上，有颗三英寸长的机关枪子弹，已经变形，很难看出原来的形状。在房间的另一头，我发现窗户的左侧一角有个圆形弹孔。子弹是打在厨房水槽前的白瓷砖上，再反弹回来穿过我的围裙和木门，然后落在我女儿的芭比娃娃厨房系列玩具旁。我做饭时，奈拉常常在那儿玩耍，身旁摆着她的锅碗瓢盆，一举一动学着我的模样。我儿子纳姆从我身边凑过去，捡起子弹，说：“归我收藏了！”

我走到窗户旁，把食指伸进弹孔。在想象中，我能看到自己站

在水槽边忙碌时，子弹射进我的后背，我能感觉到自己躺在厨房的地上动弹不得，呼吸艰难，我能听到亲人们的哭喊声在我身边渐渐模糊起来。

我丈夫伸手搂住我的腰，让我定了定神。他什么都不用说。我知道我们有着同样的感受：这一次，我们又侥幸逃生。

但是，仍然没有谁提起离开的话。

如今，我住在威斯康星州的欧克莱尔，在这里，围裙安全地挂在挂钩上，也不大会发生子弹打烂厨房门窗的事情。我1983年回到美国，当时贝鲁特内战已进入第八个年头。尽管我开始喜欢上威斯康星州宁静祥和的乡村生活，但时隔二十二年之后，我仍然怀着迫切的心情期盼着每年一度的贝鲁特之旅，就像一个女人即将与自己俊朗迷人的恋人久别重逢一般。而且我从来不曾失望，我为那座城市的温暖拥抱而开心。我为自己走在大街上，观赏各种景色，聆听社区重建的各种声音而欣喜。我喜欢各种晚宴，以及与朋友们在装修一新的腓尼基酒店享受精美的午餐，大家一边品尝着丰盛的食物和当地的美酒，一边回顾一年来的种种趣闻逸事。我总是想搬回贝鲁特，与那些朋友们相伴到老。但是，在欧克莱尔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我很难想象重返贝鲁特——一座其发展被十五年的战争所中断的城市——会是什么情形。

我心中的贝鲁特还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座繁华的都市，有高楼大厦、城市公园、古老的露天市场，还有九重葛和紫藤，以及两旁桉树挺立的林荫大道——那个地方已经不复存在。

离开贝鲁特让我深受打击。犹如心心相印的恋人一般，那座城市

已经融入我的灵魂。当然，我所说的城市是指那里的人们、文化、历史以及黎巴嫩人和蔼可亲的处事方式。四十岁时，在一个我所热爱的地方生活了十四年之后，我被迫离开那里。经过这么多年，我的心脏仍然跟着那个生机勃勃、熙熙攘攘的贝鲁特的日常节奏而跳动。我对别人说我不由自主，但其实是我不愿放手。我仍然坚持说法语和阿拉伯语。我喜欢那些语言从我嘴里说出来时的声音。它们让我觉得自己还在那里与朋友们畅谈。每当我制作鹰嘴豆酱汁和茄子酱汁，品尝着鹰嘴豆的硬实和添加了芝麻酱、大蒜和柠檬的茄子的烟熏味时，我就会觉得自己的双脚仿佛依然牢牢扎根于那种饮食与文化（我称之为我自己的饮食与文化）之中。

战争之初，出于实际的考虑，我选择留下来战斗。我所谓的“战斗”是以家庭主妇的方式来战斗。作为家庭温暖的守护者，你是一家人的核心。当你的孩子们的卧室墙壁被炸弹炸塌一部分时，你是给他们宽慰的母亲；在你的丈夫一上午都忙着医治受伤的平民，并将残缺不全的遗体送往殡仪馆后，你是给他安抚的妻子。总而言之，你是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的脉搏。你的职责数不胜数，没有止境。

你得对付缺水问题。三更半夜里，当水终于流出来时，你开始清洗全家人的衣服。你把大桶小桶都盛满水，好用来洗碗、浇灌花草、冲洗厕所。你想方设法应对每天的断电。当你准备晚餐时，孩子们借着厨房餐桌上的烛光来完成作业。你手里握着手电筒，走下八层楼的楼梯去遛狗。尽管你所在的街道通宵都在打仗，你还是早早地让孩子们穿好衣服，填饱肚子，以便及时赶上六点四十五分的校车。而当学校由于战争而关闭，有时一次要关好几个月时，你就请一位家教，让孩子们把心思花在有益的事情上。

你得储存白糖、面粉、大米和罐头食品。你把用来做饭的备用煤气罐存放在阳台上，并祈祷炸弹不要落在上面。走在街上时，你不再漫无目的地逛进蔬菜水果店和面包店，而是藏在掀翻的海运集装箱后，避开潜伏于屋顶的狙击手的视线。他不可避免地会打中什么人。某个上午，当你出门办事时，发现有位邻居躺在街上已经死去，子弹射中了她的头部。你穿上黑衣，参加又一场毫无意义的葬礼。你为家人的平安和坚持下去的勇气而不断祈祷。

你退回到厨房，做饭犹如服用镇静剂。多数日子里，你的餐桌旁坐满了热烈交谈的人们，这对提振心情，尤其是你的孩子们的心情很有好处。你尽力营造一种紧密团结、同舟共济的氛围。这有助于缓解恐惧、驱除绝望，因而是一种抵抗疗法。

你尽量让家里变得井井有条。国家领导人却没有你这种家庭主妇式的精力和专心。他们不能让街道保持清洁，不能投递邮件和清运垃圾。你可以在自己家中维持一种和平的气氛。你已经成为一位高明的协调员，常常被大家族的人请去调解劝和。国家领导人有责任使黎巴嫩这个大家庭保持和平。看到敌意升级时，他们没有办法阻止不同的政治派别演变成别有用心之心的民兵组织。可能是因为个人的贪欲或政治上的僵化，也可能是纯粹的无能，他们没能挽救这个老百姓交给他们来保护的国家。

战争爆发之前，我过着美满惬意的生活。人们把我当作黎巴嫩人来接纳和爱护。我住在漂亮的房子里，里面有各种罗马手工文物、波斯地毯和腓尼基双耳陶罐，我觉得这些东西与我的黎巴嫩生活密不可分。我有热情友好的朋友，我叫得出邻居们的名字，我丈夫的医疗诊所颇有名气，我的孩子们说着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长大。当你事事

顺心时，就不会仅仅因为街头的机关枪交火而匆忙卷铺盖离开。起初，你對自己說战斗会停止，交战的双方会恢复理智。一旦自己的城市危在旦夕，他们怎能不恢复理智呢？你太天真了。你不知道，如果没有英明的领导人来消除各种引发人们不满的社会弊病，怨愤的情绪就会日积月累。

有人问我为什么留下，为什么没有采取明智之举返回美国，对此我只有一个答案：大多数人都会做出与我同样的选择。就算你所住的街道出现了一条大裂缝，就算发生了几次余震，你还是不会撤离震区。下一次余震过后，如果你的街道毁了，你会怎么办？依然坚守；你认识的所有人都在坚守。又譬如说你住在南佛罗里达。上帝凭着自己无穷的智慧，决定时不时地来一场扫荡。在飓风摧毁你的家园后，你会离开吗？不，你会重建。还有生活在密西西比河两岸、遭受过两三次洪灾的人们，他们离开了吗？没有，因为他们热爱自己所生活的流域。

我们的决定不合常理吗？完全符合！说到底，我们毕竟是人。

私奔

/ 离开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
跑到动荡不安的中东去生活 /

我并非总是固守着一个地方。我在华盛顿特区长大，那个城市与贝鲁特有着惊人的相似，倒不是因为文化的多元，而是因为贫富的悬殊。我离开的原因之一在于青春期的叛逆心理。我怪我父母在许多方面太僵化、太冷漠，我以为只有他们是那样。我还受不了他们那些老观念：认为父亲的话就是圣旨，母亲则极少介入。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完全是老一辈人的典型作风。正如使人对一座城市产生或改变印象的往往是那里的人们一样，我把华盛顿与我父母的思维方式相等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提到思想开明这个特点，我就只会联想到贝鲁特，它用恋人般的怀抱让我心醉神迷。因此，当那个我已经扎根并爱上的城市渐渐变得比华盛顿还要糟糕得多时，于我就成了一件最为可怕的事情。

当然，我和我父母都错了。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内讧和